



4

对自己无处不在的“伟人”形象很反感

回顾共和国风雨岁月

再现毛泽东暮年人生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顾保孜 撰文
杜修贤 摄影

本书客观描绘了毛泽东最后七年的风雨历程,再现了1970年到1976年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和国事风云,讲述了林彪事件前后我国内政外交重大事件的起因、发展与结局,也曲折反映了毛泽东个人晚年的思想轨迹。

恰好这时,江青团伙开始对林彪气势膨胀表示出明显的不满。特别是张春桥,每次讨论修改宪法,都和陈伯达吵得不可开交。

而张春桥又被大家认为真正能体会毛泽东思想的人。

应该说,毛泽东的种种举措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林彪,让他明显感到毛泽东对自己不再感冒,而且是很不感冒了。

如果说,以前高调提出让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还有由衷的成分,那么从毛泽东第三次表明不设国家主席之后,林彪再次提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就是放的烟幕弹,言不由衷的背后是为捍卫他的接班人地位而在政治上展开的保卫战。

《五·二零声明》大集会后,毛泽东又出现一个很大变化,他突然对自己无处不在的“伟人”形象很是反感,以致反感到不能忍受的地步。

有一天,他和周恩来、林彪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泽东一下车,看见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马上发起脾气。他大手一挥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

岗放哨,风吹雨打日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

一进北大,毛泽东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气不打一处来:“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厌。”

他扭头对周恩来说:“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

毛泽东气呼呼说这话时,林彪就在身边。不过林彪依然是一副以不变应万变,泰然处之的神情。

周恩来马上叫来大会堂的党委书记,让他亲自布置,将大会堂北门、南门、西门的主席像摘下来,只保留东门的。大会堂各厅的语录,大多数换成了国画;少数毛泽东手书的诗词,作为书法作品也保留了下来。

后来,京西宾馆也参照大会堂的模式进行了处理。

7月17日,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体会议,与会的委员55人。中央修改宪法委员会委员是57人,分别担任正、副主任的毛泽东和林彪都没有出席会议。会议仍由周

恩来主持。

委员们进会场不一会儿,周总理就到了。他满面笑容,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小组会议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主持。这位将军是员战将,不善言辞,主持会议开场白没几句话就没词了。

头一个发言的是辽宁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尉凤英。她第一句就说:“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周恩来马上打断:“尉凤英同志,你已经是中央委员,不是普通工人,以后说话要注意。主席多次提出不要‘四个副词’我们就不要这样用了。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在于能引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而是要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四个副词,引用只言片语,主席是不赞成的。”

周总理说完这话,目光又转向与会人士,表情严肃地说:“我在这里说这些,是想请大家注意,我们要尊重主席的意愿,学习毛泽东思想要讲科学。在修

改宪法过程中,我们要宣传主席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

周恩来用如此毫不含糊的语言谈论这个问题,并要求大家改变多年来形成的被认为是最热爱毛泽东的方式,与会人员都不由内心一震。

当晚,周恩来又召集中南组开会。参加会议的叶群迟到了。她一进来,就谦恭地哈着腰一面与会议室的每个人握手,一个一个人地问好,一面说:“唉,我迟到了,太忙了,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果然,刚落座,服务员就用托盘送饭进来了。

这次黄永胜、李作鹏也参加了会议,黄永胜从会议开始,就与坐在他身边的叶群讲悄悄话,有时还递个纸条。而李作鹏戴着黑色墨镜,面无表情。但是所有参加会议人的内心都不平静,“设与不设”的斗争越来越明朗越来越公开化。

因为从五月中旬开始,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

肺。肝。癌细胞已经爬满了这两个部位。可是癌细胞最早却不是从那里滋生出来的。发源地是那颗已经在她下巴生长了多年的黑痣。董桂兰得的是恶性黑色素瘤,晚期,早已转移。从最初的诊断到最后去世,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董桂兰是在腊月二十五晚上死的,她终究没有走完她的本命年。

董桂兰的死正符合了当时一些关于教师待遇、中年知识分子健康问题之类的时髦话题,所以就被演绎成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追悼会上,各级头面人物都来了,报纸、电台、电视台蜂拥而上。学生、家长、同事、领导,众人都哭得惊天动地的。

可是小灯没有哭。小灯的眼睛若两个冰窟,有寒气徐徐流出,将一张脸都凝聚成霜。哀乐声中董桂兰的骨灰盒被递到了小灯手里,小灯的嘴唇翕动着,轻轻说了一句话。众人不知道小灯说的是什么,只有站在身边的王德清听清楚了。

小灯说的那句话是:“你骗了我。”

当然,也只有王德清明白小灯的意思。当年把小灯领回家的时候,一路上小灯只问了一句话,

小灯说的那句话是:你骗了我

不过这句话她一连问了三次。

小灯问:“你们会收留我多久?”

这一句话问得董桂兰眼泪涟涟。董桂兰搂着小灯,反反复复地说:“一辈子,一辈子,我们一辈子都和你在一家。”

葬礼完后回了家,王德清就病倒了,高烧,一阵一阵地打着摆子。小灯端了药,喂王德清吃了,突然问:“你呢,你也会走吗?跟她去?”

王德清看见小灯的脸,仿佛一夜之间变得棱角尖利起来。那尖利是一层外壳,裹住了所有其他的情绪,而害怕却如一片雾气,在外壳薄弱之处冒出丝丝缕缕的马脚。王德清抱住小灯,抚摸着小灯马鬃一样硬挺的头发,忍不住号啕大哭,哭得一脸鼻涕。

“灯啊,爸爸不会,绝对不会,离开你。这世上只有,只有咱爷俩了。”

王德清的手抚过小灯的额小灯的眉眼小灯的鼻子小灯的嘴唇,呼吸渐渐地粗重了起来,鼻息犹如一只小马达,呼呼地扇过

小灯的脖子。王德清的手哆哆嗦嗦地伸进了小灯的衣领,停留在那两团鼓起的圆块上。王德清的手指在那个半是坚硬半是柔软的地方揉搓了很久,后来便继续向下游走,伸到了小灯的两腿之间。

王德清的指尖如虫蚁一样,一路爬遍了小灯的身体。那虫蚁爬过的地方,却生出些酥麻的热气,热气之下,身体就渐渐地湿润了起来。

小灯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推开他,推开他,小灯的身体却瘫软在那未曾经历过的湿润里,动弹不得。小灯的心和小灯的身体剧烈地扭斗着,小灯瑟瑟地发起抖来。

“别怕,灯,爸不会害你,爸只是,只是想好好看看你。”

王德清脱光了小灯的衣服,将脸近地贴了上去。小灯的身体鱼一样地闪着青白色的光,照见了王德清扭成了一团的五官。突然,小灯觉得有一件东西掉了进来——是一根手指。那根手指如一团发着酵的面团,在自己的体内膨胀堵塞着,生出隐隐的痛意来。小灯突然狠狠地伸直了

腿,王德清没防备,被一脚蹬到了地上。爬起来,声音就碎得满地都是。

“爸,爸只是太寂寞了,你妈,很,很久,没有……”

第二个星期王德清轮休回家,小灯没在。屋里留了一张纸条:“我去同学家睡觉,别找我。”

纸条没称呼也没落款,是用一把削水果的尖刀扎在卧室的门上的。

那年小灯十三岁。
1994年春
唐山市丰南区

这年春天李元妮家新盖了一座两层楼房。楼是方方正正的砖楼,外墙贴了雪白一层的马赛克。二层有一个阳台,用栏杆围起来。栏杆也是雪白的,圆柱上雕着精致的花纹,远远看上去,像是一个又一个站立着的细瓷花瓶。门是铮亮一扇的大铁门,上方是一个镂花的扇面,正中贴了一张鲤鱼戏水的年画。这样的楼房,几年以后,将是所有乡镇新屋的模式,可是在那时,却是一条街上的奇景。

19



《余震》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者:张翎

作为冯小刚新片《唐山大地震》的原著小说——《余震》与电影同期上市,为更好地解读这部电影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小说《余震》被业内认为是“至今写地震写得最好的小说”,曾经多次获得过国内各种小说奖。

冯小刚电影《唐山大地震》原著小说

22

产后上班第一天

80后新妈上岗

做孩奴也可以快乐幸福



《孩奴:新妈上岗记》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作者:林琳

孩子究竟是爱情结晶,还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孩奴》中,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汪露露生气,很生气。她不想上班了,只要一想到上班就觉得心烦,一心烦就想吵架。

如果不工作,做个自由撰稿人,不知道收入能不能弥补家用。

汪露露近半个月来夜以继日地盘算着写多少稿件可以让自己的兼职收入与正常上班后的收入持平,坐在家做SOHO一族总比天天早八晚五地往返在家与单位之间要舒服得多。算来算去汪露露发现想象总要好过实际,工作的基本工资是固定的,可兼职的稿费却不固定,人家用你的时候你才有钱可赚,不用你的时候,你只能在家干耗着。是,时间是可以自由支配了,可钱就不是了。

算了,还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上班去吧。就算没时间出去采访,起码还有千八百元的基本工资可以拿,这也算是劳而获吧。

霖霖起得很早,汪露露不得不将生物钟调整到与孩子同步。

早起对于睡惯了懒觉的人就

是一种折磨,汪露露宁可眯着眼睛都不愿意从暖烘烘的被窝里爬出来。可霖霖却在小床上不停地哼哼唧唧地叫着,翻着。别看翻不出来,可他的小手非常好用,抓住床头的栏杆向汪露露的方向张望着。如果五个多月的孩子会说话,相信他肯定会叫:“懒猪,快起床。”

汪露露觉得被关在小床上的霖霖看起来特像小萝卜头。她笑了,笑得很开心。

“宝宝,乖,妈妈来了。”汪露露披上衣服把霖霖抱了出来,然后接进自己的被窝。这个画面这个镜头似曾相识,小时候妈妈不就是这样把她搂在怀里的嘛。儿时的记忆突然闪现在脑海中,汪露露冲着霖霖的小嘴“叭”的一下亲出了响声,霖霖发出“呵呵”的笑声。

睡醒了的宝宝总是很爱笑。

孩子的笑声具有特殊的感染力,汪露露被小家伙逗得也笑了起来。

吕森听到母子俩的笑声也觉得心里痒痒,他悄悄地溜到卧室

门口向里张望着,见到霖霖踢被子的动作,实在控制不住情绪,也跟着笑。

似乎日子过得特别快,短短的五天转眼间就过去了。

尽管汪露露对这天的到来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对葛承艳和汪明才做了强化培训,可她还是在上班的当天早上从梦中惊醒。

汪露露望着正在自己身边熟睡的霖霖,眼泪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有些期盼,有些担心。

在家闷了大半年,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一旦上班就等于解放,不用与尿布做斗争不说,也不用围在孩子身边转个不停。人嘛,总做同一件事情难免会觉得乏味,适当地换环境总是好的。可汪明才和葛承艳为了霖霖,常把汪露露关在家里,现在好了,可以上班了,可以换环境了,不过汪露露又不想去了,她担心孩子。要是孩子不吃奶粉怎么办?要是孩子想妈妈怎么办?要是父母不会用尿不湿怎么办?

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这对汪明才和葛承艳是一次考验,对汪

露露也是一次考验。

为了这个特殊的日子,吕森也起得很早,他让汪露露多睡一会儿,自己去做好早饭。可汪露露哪里睡得着,她像即将入学的小学新生,既紧张又兴奋。

出门上班的汪露露在关门的一瞬间,只听“哇”的一声,霖霖哭了。

汪露露一边下楼一边擦眼泪,“宝宝,对不起。妈妈中午就回来,等妈妈,妈妈马上就回来的,乖,不哭。”

推开办公室的门,汪露露被密密麻麻的蜂窝状隔断弄得眼花缭乱。五楼原来不是这样的,怎么有这么多的陌生面孔?汪露露吃惊地望着他们,他们同样吃惊地望着汪露露。

见陌生面孔太多,汪露露决定到十二楼看看。

如果说五楼的办公室像蜂窝窝,那十二楼的办公室就像蚁穴。五楼陌生面孔的陌生比率仅仅是十二楼陌生面孔比率的三分之一。汪露露分明看到原来跟在自己屁股后面乱转的小跟班正举着一叠稿件站在一个隔断前冲着几个陌生面孔高谈阔论着。

“汪姐,你来啦。”小跟班见到汪露露后冷静地打着招呼。